

小说精选



[桂花卷]



《赶马的老三》/韩少功

《一九二七年的列巴》/白天光

《初起的阳光》/杨少衡

《红痣》/须一瓜

《水色时光》/罗伟章

《出场》/范小青

《失语症》/乔叶

《艾多斯》/邱华栋

《暧昧》/南飞雁

《面红耳赤》/姚鄂梅

《粉丝》/晓苏

小说精选

[桂花卷]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精选. 桂花卷/韩少功等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 2010. 9

ISBN 978 - 7 - 204 - 10699 - 8

I. ①小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8260 号

小说精选·桂花卷

韩少功等 著

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继雄

封面设计 纸上魔坊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10699 - 8/I · 2194

定 价 29.80 元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目 录

赶马的老三.....	韩少功 001
一九二七年的列巴	白天光 028
初起的阳光.....	杨少衡 039
红 痣	须一瓜 068
水色时光	罗伟章 081
出 场	范小青 121
失语症	乔 叶 132
艾多斯	邱华栋 175
暖 昧	南飞雁 186
粉 丝	晓 苏 226

赶马的老三

■文/韩少功

找个四类分子来

老三出任村头，怎么看怎么不像，起码不那么知识化，比方既不会用电脑也不懂 OK 的意思。他黑头黑脑、毛头毛脑，一只裤脚长而另一只裤脚短，还经常在路边呆呆地犯晕，比如盯着一只蚂蚁、一根瓜藤、一个机修师傅拆散的拖拉机零件，一盯就是大半天，直到旁人一再大叫，他才“哦”一声，像从梦中醒过来。

“老三，你的手机响了。”

“天要下雨么？”

他又经常这样答非所问。

虽说也外出打过工，但他没学回太多文明，只学回了几句牛屎样的普通话。有一次在城里进小饭店，他开口就找女店主要“妇女”，见对方先是愕然，接着啐一声“下流”，便满脸的困惑不解：“我吃饭的时候就是喜欢妇女啊。我又不是不给钱。你这个人真是！”

其实他要的不是妇女而是“腐乳”，即村里人说的毛乳或霉豆腐，只因口齿不清，才让女店主万分紧张，差一点跳起来抄刀抗暴。

当上村头以后，老三的一张张嘴还是常出乱子。特别是在乡上开会，任乡长说要建设“小康社会”，他没听头也没听尾就插上一嘴：“小康社会有什么好？我看还是不如大米社会，更不如猪肉社会。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还要吃糠呢？”任乡长提到“唯心主义”，他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居然兴冲冲发表感言：“对对对，任乡长说得就是好。做人就是要凭良心，一个离心要在胸口里

端端正正地放好，严严实实地守住，不能被狗吃了。我这个人几十年来没有别的本事，就是喜欢唯心主义。”

乡长觉得村干部的文化素质太成问题，只好再一次耐心宣讲，让大家知道“一忠二孝”这类口白都得改改了，更重要的是：“小康”不是“小糠”，“唯心”其实是黑心和闹心。会后，他还把满头大汗的老三留下来，找了几本理论学习资料，比较通俗易懂的那种，让他带回家去好好读一读。又忍不住把改革形势和干部职责说了一通，把信息与流言的区别说了一通，恨不能把对方那个猪头割下来，狠狠灌上一些科学与文化，再装回他肩膀上去。“你读不读诗？”他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还随口问一句。

老三听后抹了一下嘴巴，啧啧感叹：“看不出，你年纪比我轻了一轮，原来还是个四类分子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你学问，装一肚子文章，了不得，了不得。”

“学问就学问，怎么扯上四类分子？”

“徐矮子就是四类分子啊，最会写对联，办书函，看风水，讲古书，没有什么字不认识的。”老三再一次兴冲冲。

乡长事后才知道，对方是指村里一个老地主，以前的阶级敌人，划入“四类分子”的那种，但那人中过秀才教过私塾，开口之乎者也，让你不得不服。

“你怎么不夸我是陈水扁呢？怎么不夸我是恐怖主义呢？”乡长没好气地大吼一声，摔门走了。

老三挠挠脑袋，明白自己再一次祸从口出。他不大明白的是，“四类分子”大多是以前的有钱人，读过书的人，难道读书有什么不好？这不是眼下最时兴的事吗？徐矮子早已死了，他们顶帽子莫非还是不怎么干净……要是在村里，他一看到报纸上难懂的语句，看到牌匾或碑刻上的繁体字，头昏眼花之际，总是习惯性地大喊一声：“找个四类分子来！”

意思是找个有文化的老先生来。

看来新时代的很多东西，确实需要他认真学习了。光知道蛇如何偷蛋，鸟如何偷蜜，木匠如何凿榫，铁匠如何打链，是远远不够了。光是看看电视农业频道里的新技术，也远远不够了。生活真是山外有山和天外有天啊。

这以后，他在村里是条龙，到乡上是一条虫，严防自己的嘴，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尽量不说话，以一种万能的笑脸广结善缘，算是礼多人不怪。如果有可能，他能不见官就不见官，一听到乡上通知开会就装耳聋，或是冲着手机连声喂喂喂，似乎手机没电了，或者信号不好。一见乡干部上门来，他就从后门溜出去，紧急上山砍柴或下河放钓，躲避各种危险情况。实在躲不过，被人家堵在路上了，他就往太阳穴贴两块黑膏药，再在鼻梁上拔出一道红红的痧痕，到时候响亮地咳上两声，咳出吐清水的样子，然后拢起袖子坐在墙角，双目无

神，唉声叹气，气若游丝，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。

任乡长觉得他的病态十分可疑：“老三，你怎么开会就病？要不要我给你挂急诊、请医生？恐怕是思想病吧？”

“鼻炎……”老三笑一笑。

“争扶贫款的时候，你的鼻炎到哪里去了？找我要茶园的时候，你的鼻炎到哪里去了？那时候你惊天动地，张牙舞爪打得鬼死，大嘴巴吞得下一头牛。现在要你们做贡献，你不是鼻炎就是牙痛，不是血压高就是牛皮癣，连电话都不接。”

“对不起，手机坏了……”老三又笑一笑。

“想搞独立吧？台湾的民进党挂绿旗？”

“我哪敢挂绿旗呢？嘿嘿，乡长你有的是导弹，今天丢三个，明天甩五个，不早把我炸一个粉身碎骨？”

“你晓得就好。”

财政所长在一旁接过话头：“你说说吧，这一次，你们村能集资多少？”他是指乡政府开发旅游的集资任务摊派。

老三望望自己身后。

“你不要望后面，就是说你呢。”

老三又看看左右两边。

“你不要看旁边，就是说你们村，你们小湾村。”

老三指指自己的鼻子。

“对，说你们村。听明白了吧？要开发旅游就得修路，要修路就得集资。这个道理同你们说过一百遍了。这是为了大家好。其实我们并不想收这个钱，但应该收。”

“你们不想收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对方不明白。

“你刚才说，你们不想收钱，是应该收钱？”

“对啊，应该收钱。”

“这就怪了，昨天说你们要收钱，今天又推给了什么应该。应该在哪里？怎么我没有看见他？”

台下发出一片哧哧的笑声。

财政所长差一点气歪了嘴：“你长着什么耳朵？你不明白‘应该’的意思？‘应该’不是一个人。‘应该收钱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……”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解说清楚。

老三仍然满脸的无辜和认真：“既然不是人，那他来收什么钱？收肚子、收肠子、收骨头啊？大家的几个血汗钱，凭什么要给这个家伙？”

台下的笑声更为浩大了。乡长敲敲桌子，“何大万同志，这是开干部会。你

有意见就提，不要装疯卖傻。你未必连‘应该’这个词的意思都不明白？”

老三继续谦虚：“乡长，你是大学生。但我是个农夫子啊，读的几句书都还给老师了。不过的但是……”他一激动就情不自禁地多用虚词和滥用虚词，大概是想加强自己的文化，“我还是一心多学习，争取提高觉悟。我刚才不正在请教所长吗？我问谁收钱， he 说是‘应该’。这话你们都听到了吧？所以的因此，我非常想同这位应同志会个面，谈一谈，交个朋友。这有什么错呢？既然即使，如果的可能，乡领导都说不想收钱，那么凭什么这家伙比乡领导还大？常言说得好：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他姓应的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？这位所长又说，‘应该’不是一个人。那就更怪了，他不是个人，未必是只狗？是堵墙？是个变形金刚？是个激光化学原子弹……”

会场上已经笑得东倒西歪，笑出了仿鸡、仿鸭、仿蛤蟆的音响，笑出了电击、虫咬、冠心病发作之下的动作。但老三还是文绉绉地申诉下去，时而京腔时而土语，时而虚词时而科技，只是口齿呼噜呼噜的一锅粥，不大容易听清楚。

这已经是第二次集资动员无果而终。前两次是另外几个村官叫苦，这一次是黑老三搅局，而且搅得很恶劣，让财政所长大为冒火。“你还说老三没文化，我看他一肚子坏水，是个最大的刺头，非拔了不可！”他事后对任乡长抱怨。

乡长也觉得老三说傻就傻，说刁就刁，不是一只善鸟，也早有换马之意。他亲自下村了解情况，但访过来问过去，发现可以取而代之的人选并不很多。原因是年轻人大多进城打工，高学历者有的当砖厂老板，有的跑钢材生意，赚了个盆满钵满，有的连老婆孩子都接进了城，哪还愿意回到村里领这个一百八——穷困村的干部补贴就这么一耳勺。有个叫国华的复员军人倒是主动请缨，而且能写会算，见多识广，玩得了电脑上网，说得出 CH 和 PPI，不过此人刚偷过乡政府一台小面包车的牌照，转眼就笑嘻嘻地伸手要官，真不知道世上还有羞耻二字！

这样，乡长只好把换马之事暂时压了下来。

几代鸡由几代人赔

想当官的国华，外号国少爷，个头很高大，眉眼还漂亮，自认为一直壮志未酬，对农事怎么也看不入眼。他遇到热天就说太阳烤死人，不能做事；遇到寒天就说冷风吹坏人，也不能做事。早晨露水太重，当然做不得事；傍晚蚊子太多，肯定更做不得事。反正算下来有八个不能做、九个不可做、十个做不得，家里的扁担和锄头几乎与他无缘，用他爹的话来说：“这个小杂种懒得屙蛆。”

老爹怕他真的屙蛆，曾把他送去部队锻炼，没想到他有一次诈称奶奶死了，骗了连长三千块钱，去广州找朋友玩了几天，挨了部队一个处分。复员后在省城混了些时日，有一次又诈称自己遇上车祸，骗了妹妹两千块钱，其实是打了

麻将和洗了桑拿。到最后，他打电话回家，说总算遇到贵人搭救：他朋友是银行的科长，招他押送运钞车，还配了一支枪——他为此得送科长太太一条金项链，不还这个礼是不行的。老爹不知这有关银行的大事该怎么办，请同村的黑老三接电话。

老三在电话里问：“真给你配了枪？”

“那还有假？”

“长枪还是短枪？”

“短枪。”

“木枪还是竹枪？”

对方这就不说话了，后来也再不说金项链了。

国少爷回到村里，对老三这个堂叔很不满意，烟都不给对方敬一根：“你就是把我看瘪了。这不，害得我保安队长也当不成。”

老三笑了笑：“我倒是想把你看圆，但你得先把你娘的耳环还了，再把她的锅盖补上一个。”

“哼，等我以后当了百万富翁，你莫找我借钱。”

“到那一天，我就头戴尿桶去看戏。”

少爷哼了一声，扭头走了。这以后，他除了热心打野猪和抓鱼，还是不大务正业，三天两头就偷鸡，偷羊，偷瓜菜，偷汽车牌照——要不是老三去乡上求隋作保，这一次案发差点让他蹲完派出所还要蹲县局。但国少爷属猪，命好，福气大，两个心软的妹妹在外面打工，总是给哥哥的卡上划一点钱，于是少爷不但有钱打麻将，还有钱玩电脑和养小狗——他牵着一只奇怪的白色长毛犬在村里游走时，经常夸耀：“我这条狗只吃白糖拌鸡蛋，其他都不吃。”见旁人不怎么关切，又说：“它根本不吃，它连肉都不吃，嗅都懒得嗅一下。”直到说得大家都奇怪了，再大张旗鼓推介：“维西都，正宗的英国维西都，没听说过吧？它爹妈那都是听音乐、喝咖啡长大的，到了冬天还要穿鞋子、穿毛衣、睡鸭绒被窝。”

村民们都听得大惊失色。

少爷对国外情况知道得多，这个东洋，那个西洋，天下大事像是他脑子里的一册书，无论什么时候翻出来，一清二楚头头是道，足以吸引一些后生。这一天，他正在家门口同两个后生闲吹，从韩国美女说到美国导弹，再说到全国股市的全面翻红，忽听维西都大吠，顺着狗眼看去，见大路上一个陌生人急停摩托。车轮下有一只小鸡仔，已经奄奄一息。

少爷精神大振，起身迎了上去：“兄弟，你今天发财啊？”

“这是你家的鸡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对方看了他一眼，“我认赔，你开个价。”

“我怎么好开价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
对方赶紧掏出一张钞票给他。

“你家的票子真是大。”少爷捏了捏钞票，吹一声口哨，“知道这是什么鸡吗？知道它从哪里来吗？”他是这样算的：良种母鸡，祖籍澳洲，眼下虽小，但吃得多，长得快，下蛋足。长大以后能下多少鸡蛋呢？少说也是两百。那么两百个蛋能变多少鸡呢？少说也有一百六七。那么的那么，每只鸡仔长大以后又能下……一同你说实话吧，这只鸡就是国华同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。看在初交的情分上，打个折扣，直接损失加间接损失就是五百吧。这个价说到这里不是菩萨价？

陌生人脸色变白，转而变黑，龇几颗板牙大叫：“你抢钱啊？把我当冤大头啊？你为何不说你的鸡是下金蛋拉银屎的呢？”

看他挂一副眼镜，戴一顶遮阳帽，背两根新款钓鱼竿，大概是教师或小老板什么的，进山来钓鱼的。但此刻他已被几个山里人牢牢地钓住了，喊天不应叫地不灵。三个后生团团围住他，扯得他衣襟斜领口歪的，就差一点拿工具来敲他的车轮和后视镜。叫声引来了更多的村民，老三也夹在其中探了探头，发现形势显然对外来人不利。有些村民不是不知道国少爷刁，但眼红那些来来去去的钓鱼者衣着光鲜，吃饱了没事干，还喝什么“营养快线”，又痛恨他们把烟盒子、饭盒子、饮料瓶子丢得水库岸边到处都是，便故意跟着起哄。

眼看着外来人差一点要哭了，老三这才咳一声，表示他有话要说，“依我说，一只鸡么，赔一万块也不算多。”他抹了把脸。

在场人都愣住了，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连国少爷也眨巴着眼睛。

“不过的是，赔一块钱也不算少。”

几乎所有人都愣上加愣。刚才明明是说一万，怎么突然就少了个万字？这一个筋斗也翻得太远了吧？国少爷尤其着急：“三叔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老三对侄儿笑了笑：“你想啊，他赔你一块钱，你拿去买彩票，中了一百万，不就等于他赔了你一百万？你未必还打算退他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？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保证我能中头彩？”少爷口舌不大利索了。

“那你怎么保证这只鸡不发瘟？”

“我……我家的鸡……从不发瘟。”

“不会被黄野狗吃？”

“告诉你，我天天扛杆铁铳守着，专打黄野狗，专打老鹰！”

“好，要是你国少爷吃得了这个亏，守住了黄野狗和老鹰，那这五百块钱就赔得合情合理，赔得没话说。这样吧，五百块。你来签个协议：他赔你五块；他儿子赔你儿子五十块；他孙子赔你孙子四百……是好多，你等我算一算。”

“慢点，慢点，我要现钱，一次性付款，与儿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怎么没关系呢？”老三瞪大眼，“你刚才算了鸡生蛋，又算了蛋生鸡，一算就好几代啊。好几代的鸡，由好几代的人来赔。这个道理没错吧？未必你不

是这样算的？那你是要减一代，还是要减两代？”

外来人不懂本地土语，也没跟上老三的严密逻辑，还是一脸困惑。但旁观者们已经笑起来了，笑得前仰后翻，五官一次次重组。国少爷脸上红一块白一块，嘴皮跳了两下，像要说什么，终究没说出来，最后一脚踢飞了小死鸡，牵着维西都走了。“老子今天一脚踩了牛屎……”他的悲号和怒吼远远传来。

外来人见他背影远去，终于恍然大悟，一把捉住老三的手：“大哥，谢谢你，太谢谢你啦！来，抽烟，你抽烟。”

老三其实不想接这支烟，甚至后悔自己今天又多管了一件闲事。像他自己说过的，斗老不斗小，斗小有仇报呢。自己已年近半百，眼看着将要离天远离地近，前面的日子不会太多。要是把村里的后生都得罪光，自己到了那一天靠哪些人抬上山？难道从棺材里钻出来自己爬上去？哎呀，想不得，想不得……他抽了自己一嘴巴，再一次不明白这张嘴为何说着说着就自行其是。

他重重叹了口气，走了。

一个人十分钟轮着咒

国少爷经常借钱的对象是戴庆生，外号庆呆子。在这个小湾村，田少山多，林产品又缺乏深加工，庆呆子开的一个锯木场就算是罕见的企业，一台大卡车也算是村里最耀眼的固定资产了。照理说，庆呆子占了这两个头彩，再加上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超殷实，连鸡鸭的叫声都气足韵长。

但庆呆子也有烦恼。他婆娘茉莉成天一个野人样，坐无坐相，站无站形，已经是做外婆的人了，还经常不做饭，不烧茶，不带外孙，更不喂鸡养猪，一出去就是头上插两朵野花，大半天不见影子。儿子收工回来发现家里空锅冷灶，一次次到处找娘，发现她不是在张家看杀猪，就是在李家看裁衣，更多的时候是去了学校电教室，一边嗑瓜子一边看国少爷教娃娃们玩电子游戏。“娘哎，你当神仙不打紧，我们要吃饭啊。”儿子们总是这样说。

“饭有什么好吃？天天都吃的东西。”茉莉很不情愿地跟着儿子回家。

茉莉看多了电视和电子游戏，走路时也经常哼哼唱唱，与树影或山影展开互动，有时是打拳的动作，有时是打枪的动作，有时更像洗澡或招魂，吓得外人十分疑惑，还得了个绰号——“莉哈性”，就是莉疯子的意思。村里人都知道，她的疯其实是多功能。比如有人来借钱，明明只借六角，她掏出一块就一块，硬要疯疯地塞给人家。比如有人在晒谷或种菜，并没叫她帮忙，她也抄起家伙前去疯疯地干上一阵。她不怎么搓麻将，但经常喊这个，喊那个，喊得惊天动地，逼着女人们去牌桌边快活。有一次差不多都半夜了，她带着人串了好几家，最后到老三家捶门打户，硬把主家夫妇从床上掀起来，凑成一桌搓麻将，自己站在一旁观战，然后去灶房里烧茶水和炒豆子，只是一不留神钻到床

上睡着了，发出呼呼的鼾声。

村里几乎没有哪家的床她没有睡过，而且一睡就是撒手叉脚，歪七倒八，睡出了对角线或横切线，霸占了辽阔的床位，害得主家无论老少和男女，到后来扛不住哈欠，只能小心翼翼地钻缝隙。更重要的，每次这样睡过以后，这位四海为家的婆娘身上常有陌生的袜子或毛背心，自己的镢子或手电筒却不知去了哪里。

庆呆子只得一次次去商店买手电筒，被店主取笑：“庆呆子，你们家把手电筒当饭吃啊？”

庆呆子苦着脸嘿嘿一下。

有时他还冲着杂货店评点时局：“新社会好是好，就是解放妇女过了头啊。”

他在婆娘面前从来不敢高声。比方说这一天，他只是多了句嘴，说菜里放多了盐，就引起莉疯子柳眉倒竖，不但夺了老公的饭碗，还不准老公的两个连襟吃下去，说既然嫌饭菜不好，你们就去上馆子，快走快走。可村里哪有什么馆子？再说这一天请来客人帮工，就是要建两间偏房。重要时刻误了工，还不是自家吃亏？

大儿子见父母吵闹不休，气得直指父亲的鼻尖：“爹哎，你如何找了这么个疯子婆？真是搞得我好没面子。你当年好歹也是初中毕业，还混了个生产队长，七不找，八不找，偏偏找来一个老虎凳。你没本事，就去倒插门。再不行，就去当和尚啊。”

二儿子去给外公打电话：“外公，外公，求你做点好事，赶快把你的疯子女搞回去。你要是少了米，我给你送点米去。你要是少了油，我给你送点油去。你莫让你的疯子女在这里横闹，吵得我们连饭都吃不成了。”

两个儿子对父母的婚姻都愤愤不已。

庆呆子送走了两个连襟，又接受了岳父在电话里的歉意，还是觉得郁闷，忍不住去找高人讨主意。一个漆匠，一个酒坊老板，一个小学教师，都是他小学同学，又都是同姓远亲，听这事都愤愤不平，决心为他讨回公道，于是结成一伙前来谈判。国少爷找庆呆子多次借钱，欠下了人情，也自告奋勇前来帮一把。哪知道他们一行人刚进地坪，就听到莉疯子开骂：“哪来这么多是非人，想到我家来开斗争会？有屁快放！”

她一手叉腰，又出一个茶壶姿态，雌威凛凛封住大门，吓得来人全体愕然竟不知该如何谈起。

好半天，国少爷才鼓起勇气：“茉莉嫂，不是要开斗争会。你老公这么会赚钱，要放到城里，恐怕二奶、三奶、四奶都有了，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……”

“放屁，你们都想当种猪？”

莉疯子正在豪气冲天的状态，不能不表现决心，不能不升级自己的恶毒，也就不得不丢了砖头，接过沉沉的大石块。但她毕竟是个妇人，搂着大石块，立刻弯了腰，追赶速度明显放慢，跌跌撞撞好一阵以后，眼看着离前面的小黑影越来越远。

老三在她身后大叫：“快追呀，你没吃饭吧？你裹了小脚啊？怎么放他跑了呢？快点快点，我抄小路到前面堵住他……”

其实是抄小路上山挖笋子去了。这一天，老三在山上挖了几棵笋，查看了几处杉林的生长情况，与雇来的挖土机师傅算了算土方，又在好几家喝了茶。当然一路上也接了不少电话。先是庆呆子要求报警，老三的回答是：“亏你胯裆里还有四两肉！哪有老公挨打要报警的？你不丢人，我都会丢人了！小湾村的男人以后出去还讲得起话？”接着是莉疯子强烈要求离婚，老三的回答是：“离什么婚？两根老黄瓜藤还想移栽？我看移也移不活，你打死他算了……没打死么？那好，我明天再来帮你打。”最后还有当事人各方亲戚前来威胁或声讨，诉苦或央求，乱成一团。娘家派与婆家派势同水火，都护着自己的人。不过这也好办，老三见人讲话，见鬼打卦，不是摸顺毛，就是没正经，反正胡言乱语一通，说了些什么自己也不大知道。

他对所有人几乎都许诺明天，说明天一定来严肃处理这件事。但明天还有明天，明天的明天还有明天。老三去城里买电线了，去岳父家帮工了，去王家河放鞭炮吊丧了……每件事都理由充分无可指摘，一连好几天没露面。直到锯木场的电锯声再次响起，庆呆子家的炊烟按时升起，莉疯子甚至重新有说有笑出现在村口了，他这一天才大大地“啊”了一声，拍拍自己的脑袋，像记起了什么。

他放下手中的尿桶，隆重地穿上皮鞋戴上手表，带着不常用的笔和本子，重重地咳两声。代表村委会去升堂办案。他来到锯木场这一家，进门后东张西望，先检查电视机、电冰箱以及电饭锅，指派莉疯子的两个儿子分头把守。

有人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老三说：“两公婆吵架，不摔东西有什么味？等一下好戏开场，你们只守住这几样，其他东西随他们摔，千万不要拦！”

对方问：“那被子、枕头就往他们手里送吧？”

老三点点头：“你这个娃，聪明！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他又指派另一个后生：“你去窑场里搬几个烂瓦罐来，去何漆匠家里找几个油漆桶来，那些家伙摔得又响又不值钱。”

笑声更多了，连莉疯子也翻了个白眼，一种忍笑的样子。

老三在正堂居中坐下，两边各设一张椅子，让纠纷双方相对而坐。应他的要求，一壶茶水和两只杯子也由邻居备好，拿来摆在屋中央。待一切停当，全

场肃静，老三看看手表，表示时辰已到，郑重地开始发话：“今天祖宗在上，领导在位，乡亲在场。鉴于戴庆生与刘茉莉俩同志经常相咒，今天就请你们好好地咒，过足这个瘾。一个人，咒十分钟，轮着来，好不好？这不，茶水都给你们备好了。你们口舌干了就暂停，喝足茶水以后再接着来。现在一计时开始！”

这场阵仗前所未见，镇得纠纷双方有点不自在。时间一秒秒地过去，他们或是摸鼻子，或是扯衣角，都说不出话。

“开始啊。”老三瞪大眼，又朝观众挥挥手，“你们都支起耳朵好好听。哪个想学咒人，今天就是机会。”

说得双方更不自在，特别是庆呆子连汗都出来了。

“是不是要找面鼓来，找面锣来，配上锣鼓有味一些？”

莉疯子红了脸，指了指众人，又指了指茶壶：“他三叔，你看你这是……你这不是耍猴戏么？”

“你以为你们平时不是耍猴戏？是放电影？是扭秧歌？”

大家又笑了，莉疯子不知是与哪位婶子的目光相遇，想做个鬼脸，忍不住鬼脸也成了偷笑。

“严肃点！”老三瞪她一眼。

她再翻一个白眼，继续捏衣角。

老三再一次看手表：“你们都不讲，那就我来讲一句？”

好，你讲，你讲。呆子与疯子都鸡啄米一样点头。

“请你们咒，你们不咒，老鼠肉上不得正板啊？以后谁也不能咒。知道么？再咒，我就不烧茶水了，只会挑一担大粪来灌嘴巴！”

他把笔记本合上，站起来一举手：“散会！”

村民们意犹未尽，似乎不大想离去。不知是谁带头鼓掌，屋内外终于响起一片掌声，吓得茉莉伸伸舌头，三脚两步往人后钻。

据说锯木场这一家以后还真是平静了些，莉疯子即使有高腔，但也稀薄了好多，至少不再抡砖头追上山，不再闹着要离婚。用老三的话来说：要她打吧，她打不出个结果；要她骂吧，她骂不出个样子——还好意思来找我？

阎王的加油站在哪里

几年前，老三在路边撒过一泡尿，撒完才发现前面有一土地公公，就是杂草掩盖的几块砖瓦和几根残香。他本应该说一句“大人不计小人过”之类，或许就没事了。但他那天头顶烈日热昏了头，加上在生姜老板那里亏了钱，便在菩萨面前耍狗脾气：“嘿，你未必还真能咬我鸡巴？”说完扬长而去。

不料几天之后，他的阴处开始生痛，痛得他满头大汗，呼天喊地好几天，连撞墙的心都有。

自那次以后，老三世界观发生变化，有点相信八字、风水以及报应，对非同一般的巨石和老树都比较恭敬。他当然也相信科学，比如相信抽水机、钻机、推土机、挖土机以及电视台农业频道，甚至对相关高人特别崇拜，侍候得很殷勤，但村里改建土地庙的时候，他还偷偷捐了一份钱，不觉得这与机器时代有什么不合适。没料到这事后来遭乡上查办。任乡长追究个别村干部带头“反对科学”和“复活迷信”，摘走了这个村的一面流动红旗，气得老三虚火上升，嘴巴肿了好几天，去医院打了三次吊针，还是一个猪嘴巴。当时要不是玉和爹劝住他，说争荣誉不是打架，不能斗狠，不能赌气，这个猪嘴巴差一点要拱到乡上去，在乡长的小面包车上砸几团牛粪。

但老三不论世界观怎么变，还是看不起皮道士。这皮道士有什么呢？蛇也吃，猫也吃，还把自家的老鼠烧了吃，算什么人呢？明明连道士都没当出个样，还结巴，又口臭，就凭着同县里什么王主任搞好了关系，居然拿回一张介绍信，接管了莲花庵，插手佛门事，这不是鸡仔进了鸭棚么？再说庵不是寺，只能住尼姑的，阴气重的地方，一个汗毛森森汗臭烘烘的汉子戳在那里，好比男人出入女厕所，是何道理？成何体统？小湾村这些年又是虫灾又是旱情，祸根子就是这家伙乱了阴阳吧？老三还有十足的理由怀疑庵里的那尊菩萨。他记得很清楚，看得很真切，当初庆呆子那里一根老梓树，一锯裁成了两截，上一截由皮道士拿去做了菩萨，下一截由庆呆子解成木板，垫了自家的茅厕。那好，问题就在这里：同一根木头，难道只灵这一头而不灵那一头？要是皮道士的菩萨灵，那庆呆子的茅厕板子灵不灵呢？

莲花庵很小，也破败，没多少香火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管，现在有人就近打理一下，当然不是什么坏事。退一万步，既然现在政府提倡男女同校，那寺庵不分也不是不可以通融。不过，皮道士占了这个码头以后，近来越活越神气，穿上一件皱巴巴黑油油的法袍，就以为自己不是挑粪的皮二结巴了，谈生说死，卜凶占吉，口水溅出几尺远，俨然一个博古通今之士。特别是自从任乡长的老娘来卜过一次儿子的前途，虽然乡长本人不一定知道，但皮道士从此就以半个国师自居，有一种官场红人的气焰，有一种干预党政大局的劲头，对谁都敢指指点点，动不动就夸口：“我找任家老太说一声……”

村民们在庵前修路，他居然连茶水都不烧一壶来。村民们给庵里架电线，他连烟也不摆一包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收来一些旧啤酒瓶，装一点来路不明的水，就说那是圣水、仙露、太君玉液，卖到八十八块钱一瓶，优惠价也是五十八，赚得自己红光满面的，腰身肥了一圈。

人家不买，他就说：“福祸由人，功罪自取，法眼在上，随意无妨。”

吓得信徒们还是只能买。

这一天，庵里出现治安事故。皮道士发现一只铜壶不见了，跑来找老三报案，说你们村干部得管管这事。老三怀疑是国少爷手脚痒，但一时没有证据，

只是冷笑了一声：“你的那个菩萨不管事啊？不是连乡长、县长的官帽子都能管吗？怎么连个小偷也管不住了？既不管事，天天坐在那里吃什么冤枉？”

“无上神君法力无边。可能是我前几天诵经的时候没漱口，才有这个报应，不不不不是什么别的原因。”道士一急就更为结巴。

“我不要你漱口，只要你去把供品搬到这里来，我就帮你抓偷壶贼。”

“罪过，罪过，贫道做不得这个主。”

“你那仙水价格一涨再涨，未必是无上神君做的主？”

“信众自愿的，贵一点么，恭敬呀……”

“那是，如今送礼走后门，红包也是越大越好。”

“差不多，差不多的意思……”

“二结巴，你好大的胆！”老三突然一拍桌子，“我要是你的圣祖，今天一雷把你劈死在茅坑里。你把圣祖当贪官啊？钱多多办事，钱少少办事，没钱不办事，那不就是林业局的王眼镜吗？”他是指最近案发丢官的一位知名人物。

皮道士羞得面红耳赤，夺路而去，再也不提铜壶的事。

莲花庵的圣水也从此不见了。不过，没过多久，皮道士又找到一个新的营生，与纸有点关系。这样说吧，送亡灵要烧冥宅，驱疫鬼要烧阴兵，祈神求仙要烧灵台，如此等等，都是纸制品，出自镇上一个扎匠，即皮道士的一个妹夫。大概是与时俱进，这位扎匠的产品越来越摩登，比方说阴兵不仅是纸旗、纸马、纸刀、纸枪，还有纸糊的飞机和坦克，打的是现代化战争，不怕他疫鬼不降；冥宅也不仅是纸院、纸楼、纸桌、纸椅，还有五彩纷呈的电视机、空调机、摩托车、小轿车一类——这种地府流行的好生活真是让人眼红，让人觉得生不如死，慢死不如快死，等死不如找死。

“这里最好还扎几个三陪小姐，穿皮短裙的，穿高跟鞋的。”国少爷还曾如此建议，只是被哈哈大笑的莉疯子差点扇了一耳光。

皮道士没有国少爷那样轻薄，恪守纲常之礼也能赚得盆盈钵满，在村里村外名气日盛。他的出场费越来越高，而且一台小号的“万福仙境”或者“千寿琼园”，相当于小户型低档楼盘，也起码开价三千，根本不还价。其他阴阳师来定日子或者选地方，与东家还是可以打商量的，定个不远的日子，选个较近的地方，就可以偷偷为东家减少成本。但皮道士说一不二，颇有客大欺店的味道。这一天，村里有个叫何子善的死了娘，皮道士明明知道这一家穷，但掐掐指头，竟把出殡的日子定在五天之后，当场吓得孝子差一点尿了裤子。这事也算了，村里人帮上一把，好歹把这几天的花销撑下来。但皮道士的服务项目也太多，设坛招魂，打醮驱鬼，加上冥宅一台五千八。如此算下去，子善他老娘还怎么上山和入土？就算上了山入了土，身后一家人往后的日子还过不过？

老三前去吊香，放了一挂鞭炮，接受了孝子的跪谢，还有告知亡灵的一声惊天锣响。他注意到孝家连张好椅子都没有，一只碗橱也只有三条腿，另一角

由砖石垫着。热水瓶里倒出的是冷水。日历还是挂着前年的。柴灶上方该挂腊肉的地方只有几个空铁钩。他刚才带来的一桶白豆腐，看来很必要也很及时。

庆呆子在这里当提堂官，就是主持丧事的人，正指挥几个人打灶、杀猪以及搭棚子。他把老三拉到一边：“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十个锯木头的还不如一个裁纸的。”

老三知道对方在说什么。庆呆子问：“这号事乡政府又不管了？”

“他们说，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条文。”

“怪事，每个月是他们领工资，又不是条文领工资，如何一办事就找条文？”

正在这时，皮道士指挥几个后生把琳琅满目的巨大冥宅抬人大门，引起一些娃娃的兴趣，似乎把冥宅当作了巨型积木。一个娃娃伸出手指：“我坐这张椅子！”另一个娃娃伸出手指：“我坐这张椅子！”又一个娃娃说：“那张床是我的！”直到大人又来揪嘴又来打屁股，娃娃们才纷纷伸舌头，不再争先恐后地在冥宅里预订享受。

老三背着手，也挤在娃娃们中绕着地府幸福生活细细看了一圈：“皮师傅，以后等我伸了脚，你也要给我烧一台，让我好好过一回瘾。”

“那没问题，我给你烧三宫六院十八房，一套中式的，一套洋式的。”对方兴冲冲地说，“再给你烧个办公室，你下去了还是当干部。”

“你说当干部就当干部？”

“要是你多积点德，还可能提拔的。”

老三观察得很仔细：“当干部至少得骑个摩托吧？你不烧一个加油站，我骑着摩托到哪里去加油？”

“加油……”

“你这里也没个变电站，这些电视机、电冰箱、空调机如何开动？”

“变……”

“你至少还得烧个银行，不然你这些信用卡往哪里刷？再说，阎王那里怕是没有百货商店，你这些冥府美元也好，冥府港币也好，都只能拿去糊壁头啊？”

“难怪，”庆呆子一拍大腿，也恍然大悟了，“皮道士，上次你在我家发了十万阴兵还是无功而返。当时我就想，有刀枪，没茶饭，阴兵怕是不肯卖命啊。”

国少爷更加见多识广：“光有加油站也不行。加油站的油是从哪里来的？恐怕还得有运油车和炼油厂，还得有中石化和中海油吧……”

“你们真会开玩笑，真会……嘿嘿……”皮道士额头冒汗，看看手表，像有什么急事，拔腿就往屋后溜。

老三料定对方没什么急事，大步追赶过去，在屋后菜园里抓住皮道士，“你是要种菜还是要摘菜？走错园子了吧？”